

中日戰雲中的日本人物

謝六逸署簽



書叢小事時際國

4

編會究研事時際國

種四第書叢小事時際國

物人本日的中雲戰日中

編會究研事時際國



店書般一

售經總

國際時事小叢書

本叢書站在嚴正立場，有系統的提供非常時的國際知識，分析時事問題；是戰時最豐富之精神食糧。

▼每週出版一冊·定價低廉▲

國際視線下的中日戰爭

每冊實價一角五分

九國公約會議的認識

每冊實價一角

國際如何援助中國

每冊實價一角八分

統一戰線下的中國共產黨

每冊實價一角五分

世界和平的保障（即出）

李維諾夫著 實價一角五角

中日戰雲中的日本人物

每冊實價一角五分

外埠加郵二分

編輯兼發行

國際時事研究會

總經理 一 般 書 店

特約經售 大 公 書 局

香港皇后大道中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有 所 權 版

# 中日戰雲中的日本人物

近衛內閣概觀	(一)
日本政治上的元老重臣	(一)
日本的財閥	(四)
日本政黨的首腦	(二)
日本國際親善的派別	(一五)
西園公望	(一八)
近衛文磨	(二)
宇垣一成	(三)
林銑十郎	(二六)
荒木貞夫	(二七)

廣田宏毅	.....	(三九)
眞崎甚三郎	.....	(三二)
永野修身	.....	(三五)
松井石根	.....	(三八)
松岡洋右	.....	(四一)
馬場鍬一	.....	(四四)
寺内壽一	.....	(四七)
平沼騏一郎	.....	(五〇)
小磯國昭	.....	(五三)
板垣征四郎	.....	(五四)
土肥原賢二郎	.....	(五六)

# 近衛內閣概觀

總理大臣

近衛文麿

商工大臣

吉野信次

外務大臣

兼企劃廳總裁

廣田宏毅

農林大臣

有馬柳太郎

內務大臣

馬場鑱一

遞信大臣

永井柳太郎

陸軍大臣

兼對滿事業總裁

杉山元

拓務大臣

大谷尊田

海軍大臣

米內光政

司法大臣

監野季彥

大藏大臣

賀屋興宣

內閣書記官長

風見章

文部大臣

安井英一

法制局長官

瀧正雄

## 日本政治上的元老重臣

在日本政治機構中，有所謂「元老重臣」，這是人們所知道的，每一次法西政變和暴動，都有襲擊元老重臣的事實發生，也可反映元老重臣在政治上作用之大。到二·二六爲止，雖然那些高叫「

昭維新」的行動，使元老重臣都魂飛胆散，但廣田內閣的出現，以及今年宇垣林內閣的流產與誕生，還是元老重臣握着政權授受的關鍵。

所謂元老重臣，並不是官制上的官職。現在的元老，祇有西園寺公望一人；而重臣的範圍亦並不明確。大體做過首相而以「前官禮遇者」，如清浦奎吾、若槻禮次郎、內府前官禮遇的牧野顯伸、樞相前官禮遇的一木喜德郎，以及現任樞府的平沼、內府湯淺，都可算是重臣，又如有種種關係和勢力的貴族院議長近衛文麿，也被算在重臣圈內。

這些人並沒有固定形態的組織，但由於年齡與歷史環境的不同，在思想環境上，形成兩大派別，即（一）現狀維持派，（二）急激維新派；他們都是國家政治最高的經驗者，這是確定他們之所以為重臣的根據。因為他們隨時都在天皇的近側，都是最高的參與機樞的人物，自然對於政治有操縱影響的權力。

地位最高的西園寺，他是每次日本政局轉換的一個不可缺的機紐。他和前牧野內府最為相得，革新的人物都痛恨他們互相結納，恣弄權勢。西園寺個人的性行和經歷，造成他是一個極為洗煉的都會人，好讀書，涉及的種類範圍也很廣，他曾讀馬克斯全集的譯本，看到第三卷時，說了聲「太壞了」，就把書丟了。但是他也不贊成時髦的法西；他始終信奉憲政，主張憲政政治，始終不滿意軍部對政治的跋扈，所以代表軍部意識的日日新聞說他「是現在日本最聰明的，在好意味上也是最大的機

會主義者。」

上次日本政變，西園寺推薦宇垣爲後繼內閣，結果碰了一個大釘子；而且由於這次政變，也打破素有由西園寺一人奉答天皇上問的慣例，把內府與樞相參加進去了。這不能不說是元老重臣在政治地位上的一大變化。固然「奉答下問」究竟等於魔術師的把戲，不過是形式的動作而已。真正決定政治動向的，自另有其他客觀的因果。

政治上最高層和西園寺對峙的，是樞密大臣平沼騏一郎，他和西園寺極不相洽，西園寺如果是主張維持憲政的中心，那末平沼可以說是日本法西的「開山祖」。第二次日本內閣瓦解，平沼辭去法相的職位，以「撲滅赤化思想的號召」組織國本社，這就是所謂革新思潮運動起源。到了就任樞相以後，解散國本社，思想行動都變成非急進的了；因此宇垣流產後他被推爲第一候補者，但他也知趣的聲明不幹，因爲他以日本精神所養成的門下士，已經根據他的日本精神，將他否定了。

內府湯淺倉平，左翼的人指斥他是「典型的官僚重臣」，爲人謹慎剛直。二·二六事件發生時，他才入宮不久，對於當時岡田內閣的閣僚，尤其軍事參議官的處置，儘量的發揮了他的手腕。他並沒有明確的政治意識，只有判斷「正邪」的「潔癖」。對於軍人霸道，不懷好感。但因爲地位的關係，也許西園寺死後，他將成「奉答」的中心人物，急進者對他已下過強硬的警告和暗示了。

西園寺沒有陽氣，平沼不感陰氣，湯淺固執不堪；只有近衛是重臣中「人氣」的焦點了。「人氣



「云者，是有鋒頭有人望的意思；各方面的人物都圍在他的身邊，他有各種明晰的性格，能媚集人緣，所以他現在正是急進改革論者所擁戴的傀儡領袖。他自己自然他是個急進改革的主張者，本來已有兩次組閣的可能，但他知道時機還未「成熟」，不肯草草上台，還是玩玩高爾夫，早晨睡晏覺，暫時做着重臣中摩登 Boy；但對於未來，却懷無窮野望，這就是他成爲今日之日本的「新主角」爲軍部傀儡的因緣。

## 日本的財閥

在日本被稱做「財閥」的有好幾十個，說到他們的派別，以地方分有「關西財閥」，「中京財閥」等等；以財閥的機構再分所謂「舊型」的財閥（如安田，山下諸財閥），「新型」的財閥（如三井，三菱，住友諸財閥）。照財閥研究專門家鈴木三郎的分類，日本的財閥有三類：第一類是以金融資本（銀行，信託，保險）和遍於各部門的產業資本兩者爲根幹的財閥，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財閥是牠的代表；第二類是以銀行資本爲中心而旁及各部門產業的財閥，對於產業的支配能力沒有第一類的強，川崎，山口就是這一類。第三類是擁有龐大的產業資本而沒有銀行資本的財閥，根津，大倉，久原等可爲代表。這種分法誠然是較合理的分法；不過，以他們的經濟的勢力和在政治上的支配能力

而論無疑是首推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四大財閥，其次便要算到久原、鮎川集團，大倉、澁澤——淺野——大川集團，和古河財閥，在非常時期，所謂「新興財閥」也有很大作用，在這里想把牠們的勢力和彼此間的矛盾對立，略說一下。

### 三井財閥

要列舉與三井有直接或間接關聯的企業的全部極爲困難，單是三井集團的核心之三井合名會社一社的資本已達三億圓，據估計三井系的已辦資本總額約二十億圓，占全國股份公司已繳資本總額的七分之一。三井銀行、三井礦山株式會社、三井物產會社，是三井集團中最重要的企業。三井礦山所經營的有煤礦、石油、金屬等礦業，電力以至化學工業，如製紙、人造肥料方面等等。三井物產的事業極爲繁多，主要的部門有保險、棉花紡織、麵粉、食糧、機械、國內外貿易、運送業、造船、海運業等。以對外輸出入論，生絲輸出額占四分之一以上，機械、金屬製品、木材、棉花占輸入總額的三分之一，輸入羊毛占四分之一，由三井物產經手，滿洲煤的販賣由牠獨占。三井與滿鐵是有密切的關係的，即國內的久原、藤田、古河、中島等財閥也多少與三井通聲氣。日本的獨占的組織已帶有國際性的，只有三井與美國資本——特別是摩爾根的資本——在電氣工業方面已有密切的關係。

三井的事業始於十七世紀末年，爲三井一族所有，但事業的管理則許多年在三井家女婿團琢磨的手中，團氏於一九三二年「血盟團事件」被殺後，池田成彬代替了他的地位。二·二六事變後，

池田辭職，由常務理事南條金子、島田統制，但池田與三井仍有密切的關係。

### 三 菱 財 閥

三菱集團的核心爲資本金一億二千萬元的三菱合資會社，直接經營主要企業是三菱銀行、三菱礦業、三菱重工業（造船、機械製造、航空機）、三菱製鐵（近與日本製鐵合併）、三菱電機、三菱信託、三菱海上火災、三菱商事、三菱倉庫等。三菱在礦業、重工業、化學工業等部門投下龐大的資本，在軍需工業的比重，超出其他財閥之上。日本最大的郵船公司（日本郵船會社）是爲三菱所支配。地產的經營也是三菱主要事業，屬於三菱的土地和房屋總值一億元，在朝鮮和台灣擁有廣大的農地。與三菱有深切關係的外國公司，在美國爲 Westing House 與 Associated Oil Co.，在德國爲化學托拉斯。

三菱財閥是新日本的企業家，他的事業發軔於一八七〇年，爲岩崎一族所有，現以岩崎小彌太爲事實上的支配者，但是日本郵船社長谷務鎌吉也是三菱最有力的支配者。

### 安 田 財 閥

安田系的基本企業是日本最大的銀行安田銀行，由安田善次郎創立，此外安田生命保險、安田信託、安田儲蓄也是安田系主要的事業，安田銀行的金融力量極大，在世界上也是有數的銀行，據高橋龜吉氏的統計，安田系的事實上支配的金融資本達十六億六千二百萬元。安田系所支配的產業，

多不是關鍵的產業，而爲雜產業，如電力業、紙業、水泥業、亞麻工業、人造肥料運輸鐵道等。值得注意的，就是牠在滿洲台灣均有投資，與滿鐵也有關係。

### 住友財閥

住友財閥的規模雖比三菱三井略小，但也像牠們那樣擁有强有力的銀行，所支配的企業遍於各部門。就中最重要的是礦業——特別是銅礦——電線製造，金屬工業和化學工業。大阪商船事實上是歸住友支配，牠在北海道和朝鮮擁有廣大的山林，在大阪和東京置有高價的地產。近年在軍需工業——製鉛、鎂，稀有金屬的生產，特殊鋼製造業等——投下很大的資本。住友本身（住友株式會社）的資本雖只一億五千萬元，但在牠支配下的資本達十億二千萬元，勢力亦不弱。外國資本與牠關係最深的爲美國系的 Western Elec. Co. 住友財閥的根據地是大阪，故有「關西財閥」之稱，現在握權的是住友吉左衛門。

### 久原 結川財閥

久原房之助有「日本的洛克菲勒」之稱，最初是以久原鑛山起家，在一九三一年以前，還不過是第三流的財閥，到了一九三一年末金輸出禁止以後，久原財閥乘着金元價格的飛漲和軍需的景氣，勢力大增，由久原鑛山化身的日本鑛業會社，爲核心的日本產業會社，伸長牠的支配網到一切工業部門，就中金屬機械的製造，電力業等特別重要，朝鮮台灣都有牠的事業，滿洲中國內地、荷屬東印

度、婆羅洲，以至北庫頁都有牠的權利。漁業也是牠一個重要的企業，牠最近吞併了好些漁業會社，日本的水產業差不多歸牠獨占。日產的資本有一億元，股份是公開的，與三井三菱有異。久原在一九二七年田中內閣時代曾入過閣，翌三年便脫離實業界，由他的舅子鮎川義介代替他，久原財閥與藤田貝島兩財閥都有親戚的關係。

## 大倉財閥

大倉財閥與其他財閥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主要的活動地盤，在於向殖民地的資本輸出，故有「日本的斯丁納斯（*Stinnes*）」之稱。最初他注目於台灣糖業的經營，其次致力於朝鮮的鐵礦的採掘，以後積極參加滿鐵，經營本溪湖煤鐵公司，最後還在蒙古開設大倉蒙古農場。合計大倉對華的投資借款，約達四千八百萬元。因中國內亂，損失頗大。目前在中國真能活動的資本只有奉天造兵所（與三井合辦）和本溪湖煤鐵公司。在本國的主要企業為礦業、金屬、工業、土木事業、電氣、製紙、木材等。大倉組織主要的出資者為大倉善七郎，大倉死後，現由門野重九郎主持。

## 澁澤·淺野·大川集團

澁澤淺野和大川三財閥不獨在資本上交相錯綜，而且彼此還有血統的關係。這集團中占中心地位的就是澁澤同族株式會社。牠的創立者澁澤業一子爵，是明治時代有名的政治家。日本六大銀行之一的第一銀行，就是澁澤財閥所經營。澁澤系的企業為數不多，主要地限於軍需上必要的企業。

造船、飛機製造、鋼管、金屬工場等，但牠實是日本金融資本的有數的代表者（第一銀行的存款達九億四千萬元。）

淺野財產不獨直接支配許多企業（主要的是淺野洋灰、淺野造船、小倉製鋼）而且他們的關係會社也頗多（電氣會社、礦業會社等）。淺野洋灰是日本最大的水泥企業。此外牠還參加港灣經營、運河掘鑿等。因為自己必有銀行，故與澁澤有密切的關係。並為安田的資本所左右。

大川系的事業以製鋼為主體的日本鋼管會社，是次於日本製鐵的大公司，此外大川還支配着大島製鋼、大日本人造肥料等會社。大川平八郎做日本鋼管和大島製網的社長，他的胞弟田中榮八郎任大日本人造肥料的社長。

從這三系的事業傾向看來，有軍事性質的企業最占重要，牠們投下軍需工業的資本大約一億一千萬元，故在日本也占很重要的地位。

### 古河財閥

古河財閥是以銅工業和與牠有關聯的企業部門——特別是電氣工業為基礎。日本有數的足尾銅山，是古河的「寶庫」。此外牠還經營有煤礦、林業、橡皮製造業等，藉着帝國生命保險的金融資本而向各種產業伸張牠的支配網。在古河系直接支配下的諸企業的資本約有六千萬元，如包含其他關係會社，則超過一億元。牠與德國的電器機械公司有關係。

## 「新興財閥」

所謂「新興財閥」就是投合日本資本主義現階段的新動向而暴發的財閥，所以牠們之以軍需工業爲基礎，是不待說的。主要的代表爲森財閥、野口財閥、中島財閥。

占新興財閥的王座的森財閥，其基礎爲電氣工業和化學工業，主要的會社是東信電氣、昭和肥料、日本電氣工業會社。森系支配的資本合計約達八千二百萬元。森的事業是在「生產」的連帶性之上發展出來的，故生產費很低，但自己沒有金融機關，至最近始與安田銀行發生密切的關係，在森系會社的生產品中，軍事用的新金屬（鋁、鎳等）占很重要的位置，陸軍省向牠定貨極多。森系事業的創立者森鐵起，現在也由他主持。

野口財閥基本的企業爲電氣化學工業，日本窒素肥料、朝鮮窒素肥料、朝鮮石炭工業、興南殖產等是他主要的會社，朝鮮是牠活動的地盤。牠以北朝鮮富豐的水電爲基礎，設立一大批化學工業（窒素化合物、曹達、人造絲、爆發物）利用朝鮮的褐炭，開始日本的石炭液化工業，又在朝鮮與南建立一個大化學綜合工場，因有「北鮮王」之稱，據一九三四——三五年的資料，全國硫酸的生產有三分之一是由野口系的會社產出，在人造絲的生產上，牠也占百分二〇。野口系的主持者爲野口遵。與三菱的關係很密切。

中島知久平和他的兄弟是日本最大的飛機製造所之一的中島飛行機會社的所有者，故有「

飛機王」之稱，該會社的資本金一千二百萬元，把中島系的其他事業加起來，中島財閥支配的資本便達二千萬元，中島本從三井出身，現與三井仍有很深的關係。

只把日本新興的財閥略加分析，已可見牠們還沒有獨立的意義，在某種程度上是與日本的金融資本的主要財閥密相結合的。

除上述的財閥外，還有「私鉄王」（民有鐵道的所有者）的根津財閥，以川崎第一百銀行爲中心的川崎財閥，在大阪幾可與住友對抗，支配着三和銀行的山口財閥，日本曹達、理化學研究所等新興財閥，都佔相當重要的地位，不及細述。

## 日本政黨的首腦

### 一 民政黨

總裁 町田忠治

明治三年生于秋田縣。大學預課畢業後，由日本銀行轉爲山口銀行大阪分行支配人。明治四十五年以來，當選八次議員。大正四年任農商省參政官，大正十四年任農林大臣，昭和四年再度出任農相，昭和九年任商工大臣，現任民政黨總裁。



## 二 政友會

### 四巨頭

#### 1, 鳩山一郎

明治十六年生于東京，四十年畢業于東京帝大法科，設立法律事務所。後當選八次議員。昭和六年被任爲文部大臣，又被任爲東京市議會會長，政友會幹事長及政友本黨總務委員。政友會總裁鈴木辭職後，與前田米藏、島田俊雄、中島久久平分任爲委員，代行總裁職。將來決定總裁時，他是一個有力的候補者。

#### 2, 前田米藏

明治十五年二月生于和歌山縣。三十五年畢業于東京法學院，復入東京外國語法文科，德意志協會德語高等科，畢業後執行律師職務。大正六年以來，歷任七次議員。大養內閣時任商工大臣，兼資源審議會副總裁，政友會總務幹事長等；又兼京成電氣軌道等公司要職。廣田內閣時任鐵道大臣。現爲政友會四委員之一，是鳩山底有力的競爭者。

#### 3, 島田俊雄

明治十年生于島根縣。三十五年畢業于東京帝大法政科，大正五年畢業于英法科。初爲東京市官吏，歷任教育課長，勸業課長等。並被派往英國歸國後執業律師。明治十五年以來，歷任島

根縣選出。員七次。昭和六年，入養內閣時任法制局長官。昭和十一年入閣任農林大臣。他雖爲政友會四委員之一，但不具所謂候補總裁。

#### 4. 中島知久平

明治十七年生于羣馬縣。海軍機關學校出身，不久就升機關大佐，又任飛行機製作所所長。是一個實業家而兼政治家。昭和五年以來，歷次爲羣馬縣選出之議員。昭和六年十二月任商工省政務次官，近爲衆議院議員，政友會總務。現爲政友會四委員之一，與鳩山前田同爲有力的候補總裁。

### 三 社會大衆黨

#### 中央執行委員長 安部磯雄

慶應元年生于福岡市。明治十七年京都同志社畢業後渡英，自明治二十四年起，四年間就學哈巴特神學校，週遊歐美後回國，初爲同志社教授，繼任早稻田大學教授。昭和三年辭職。他于明治三十六年發起日本最初之社會主義團體「社會主義研究會」，至三十三年改組爲「社會主義協會」，自任會長。至三十四年，與片山潛幸德傳太郎木下尚江西川光二郎等，企圖組織「社會民主黨」，備受打擊。日俄戰爭開始，「社會主義協會」被解散後，任教職。大正十五年任勞働農民黨顧問，繼爲社會民衆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長。昭和七年被舉爲社會大衆黨中央執

行委員長，昭和三年十一年兩次被選爲議員。著有社會問題概論仍爲社會主義者等書。

#### 四 國民同盟

總裁 安達謙藏

明治元年生于熊本市。在古鄉漢文學處修業，不久加入政界。後至朝鮮，爲李王妃殺害事件嫌疑歸鄉。與佐佐木左房發起國權社。自明治三十五年以來，連任十三次議員。其間，又曾出任遞信大臣，內務大臣等職。昭和二年創立之立憲民政黨，任總裁。昭和四年濱口內閣時，任內務大臣，六年辭職。創立國民同盟，任總裁以迄於今。

#### 五 東方會

主持人 中野正剛

明治十九年生于福岡市。明治四十年畢業于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任東京日日朝日等新聞社記者，發行東京時論，任主筆。並刊我觀雜誌。大正九年以來，當選議員五次。其間，于昭和二年任大藏省參事官，四年任遞信省政務次官，五年十二月辭職，退出民政黨；七年組織國民同盟；八年十月，就任遞友同志會會長，現主持東方會。在廣田內閣時代，陸相寺內對於中野予以很大的幫助。

#### 六 昭和會

主持人 望月圭介

慶應二年生于廣島縣。畢業于慶應義塾。自明治三十一年以來，當選議員十二次。望月是政友會的重鎮。在原內閣時，任農商省勅任參事官，昭和二年，在田中內閣時任遞信大臣；翌年，任內務大臣，昭和九年，岡田內閣中，又任遞信大臣；與內田山崎高橋樹立「昭和會」指定桶口典常材路一及難波清人爲幹事，而自己却做個不出面的主持者。

## 日本國內親善的派別

### 一 親英派

所謂親英派，老年人居多。前駐英大使的樞密顧問官林權助男，宮相松平恆雄，以及前內府牧野伸顯伯的女婿吉田茂，海軍大將安保清種男，武部長官松平慶民子都是。而在政治家方面，如民政黨總裁町田忠治，若槻禮次郎，尾崎行雄，貴族院的副島道正伯。在學者方面，如東京商大學長上田貞次郎，博士慶應義塾總長小泉信三博士，帝大的河合榮治郎教授。評論家方面，有馬場恆吾。報紙有朝日新聞，編輯主幹中有緒方竹虎。財閥方面有串田萬藏，阿部房次郎，今村幸男，村田省藏，壓司乙吉等關西實業界中的人物。

### 二 反英派

反英派也叫作排英派，如被禁止到印度去的鹿子木員信博士；陸軍方面即有鈴木貞一大佐。凡是唱「大亞細亞主義」的，不論軍人或政治家，都反對和英國提攜。

### 三 親美主義者

親美主義者第一名，當推前外相幣原喜重郎男。即如樞密顧問官金子堅太郎伯，貴族院的德川家達公，樺山愛輔伯；海軍方面的野村吉三郎大將，外交家的松岡洋右；學者高木八尺博士；評論家的清澤冽等，都在。而財界方面，有福井菊三郎，籐山雷太，淺野良三，及關西方面的小倉正恆，安宅彌吉，田村新吉等。

### 四 排美主者

如海軍的末次信正大將，外務省的白鳥敏夫公使，政治家中野正剛。

### 五 親法派

親法派大多是「日法文化提攜論」者，如貴族院的曾我祐邦子，籐田平太郎男，杉山直次郎，實業家稻田勝太郎，學者山田之良博士，文壇上有岸田國士，堀口大學，石黑敬七等。

### 六 親德論者

這在陸軍方面很多，如駐德大使館附武官阿部信行大將；而以真崎甚三郎爲首腦，在「日德防共協定」中最活躍的大島浩少將，參謀本部的石原莞爾大佐等都是。政治家有政友會的山本悌二

郎。學界方面有入澤達吉，佐多愛彥，高楠勲次郎，勝本縣一諸博士。

### 七 親俄主義者

公然成爲親俄主義者的很少。現外相廣田弘毅，有點親俄的傾向。貴族院的倉知鉄吉，中外商業新報社長田中都吉，及關根齋一等，都是在日蘇「親善」上努力的。在文壇上，有秋田雨雀，昇曙夢等。實業方面，有松方幸次郎。

### 八 反俄派

陸軍的軍人，凡德國的駐在武官，幾乎全部的親德派，但莫斯科的駐在武官，幾乎都傾向反俄主義。陸軍中荒木貞夫大將，正是代表者。

### 九 「中日親善論」者

對於中國，都是「中日親善論」者，只是方法不同，有的用「外交侵略」來親善，有的用「武力侵略」來親善，有的用「資本侵略」來親善。如現任的首相近衛文麿，公細川瀨立侯，宇垣一成大將，貴族院的前外相芳澤謙吉，軍部中的磯谷廉介中將，梅津美治郎中將；又如前外相有田八郎，前駐華大使有吉明；實業界方面的兒玉謙次，三宅川百太郎，安川雄之助，白岩龍平等，都是其中最著名的人物。

## 西園寺公望

在日本元老中，年事最高而聲望最隆重的，必然要推西園寺公望了。他現在雖然已經脫離政治，隱居在那興津的坐漁莊裏，度着他安閒的晚年，但是，他在無形中仍然隱握大權，左右着日本的政局，每當日本國內發生政變或內閣更迭的時候，天皇便會將最重要的問題向他諮詢，而他底意見也是具有決定作用的，故他底勢力，隱然超乎軍閥及政黨之上，甚至歷任內閣，沒有不經過他來決定的，故人們都稱他爲「內閣的產婆」。

他生於一八四九年，是德大寺的次子，後來爲西園寺師季領做養子。西園寺師季的祖先，在十一世紀以前，曾屢任過日本的大臣，故他家中比較的富有。

但是，在西園寺公望過繼不久，他的養父便於一八五一年死去，公望從優裕的環境中生長起來，一八五五年，他雖僅有六歲，但因爲世襲的關係，便充任了宮中的侍從，十二歲的時候他就靠先人的餘蔭，補爲陸軍少將了。那時日本社會正在醞釀蛻變之時，國家多事，也是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的好機會，至一八六七年，他隨同薩摩與長州二族的武士出征，光復帝業，漸露頭角。一八六九年，被任爲新瀉府的知府，那時他才二十一歲。

內亂平後，西園寺公望在貴冑中聲譽鵲起，他解除了兵權，每年祿食米一千五百斛，後得業師大村次郎之勸告，於一八七〇年赴法留學。法人輕快明敏的精神，和他的個性十分相投，所以他在巴黎一住便過了十個寒暑。在此時期內，法國也正處於多事之秋，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使法國走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西園寺在那里，不僅深深受着自由主義的思想，而且，還學會了許多政法鬥爭的方式。他在法住了如此長久的時間，他的思想行動，早爲國內薩長藩閥所偵知，故當他一八八〇年由巴黎回國後，政府對他殊形冷淡，並未給他官職。當時，日本國內已發生了國會請願運動，要求憲法和德謨克拉西的呼聲亦自各地發出，西園寺便在次年主辦了一個東洋自由新聞，鼓吹立憲，提倡自由。當時日本政府便拉攏他一起合作，不願他佔在一個批評者的地位，所以便請明治天皇下諭，叫他停辦。計刊物出版不到兩月，即中途夭折。此刊物至今成爲明治之重要文獻，在困難中收集的殘片，現在都還保存在帝國大學的圖書館中。

自此以後，他拋棄了自由職業者的道路而改入仕途，他與閥族提携，並隨伊藤博文赴德考察各國憲法及立法制度，歸國後幫助伊藤起草憲法，一八八七年的日本憲法，卒於他和伊藤博文之手中成功了。

一八八五年，日本頒布貴族院令，設置公侯伯子男五爵，除公卿諸候外，凡維新的功臣，都被列爲貴族，西園寺已受了侯爵位。次年，他被任爲駐奧特命全權公使，一八八七年，轉赴柏林，任駐德公使，並



兼駐比公使職這時，日本在明治維新的過程中，國內政治外交上都在一個遽變的時期，西園寺却在海外靜觀，直到一八九一年八月才由德國返抵日本。返國後任賞勳局總裁，仍助伊藤博文處理國政，一八九三年任貴族院副議長，以後又任樞密院顧問官，中日戰起，他奉命赴朝鮮活動，不久被任命為戰時內閣的教育大臣。

一九〇〇年任樞密院議長，伊藤博文辭職後，並代總揆兼政友會總裁。一九〇五年桂內閣日以俄條約告成，人民以為外交退讓大起反感，遂提出總辭職，次年西園寺繼任組閣，以後，他與桂太郎便輪流擔任總理的重責，指揮着日本的政局。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代表日本出席凡爾賽的和平會議，在會議上他憤不發言，惟以山東權益為他關懷的目標。是年八月歸國，晉敘公爵，故現在許多人稱他為西園寺公。

西園寺是明治維新的功臣，他不僅青年時代在巴黎呼吸過新鮮的自由空氣，而且直到現在，他也還是一個傾向於自由主義的政治家，他始終擁護二黨制的立憲政治。現在他雖然是過了九十的老叟，並未參加實際的政治活動，但是只要日本一有重大的事故發生，當局者便會去與他商量應付的辦法，因此，他在日本的潛勢力還是很大。

現在日本在法西斯運動的狂流中，而西園寺却是這注流中的一個中流砥柱。在各方面壓制法西斯的活動，自己成為元老重臣的中心勢力。年來荒木平沼等人之計不得逞，大部份是受了西園寺

的牽制所以許多少壯的法西軍人，年來對於西園寺的攻擊不遺餘力，上次二·二六的東京政變，他也成爲叛軍攻擊的目標之一，好在他事前得訊，逃出寓所，否則八十九的老叟，恐怕也會血濺坐漁莊，與齋藤高橋等爲伍了。

## 近衛文磨

負有一時令名的青年首相近衛文磨，是名門中的名門，籙原鎌足的後裔，是近衛家廿五世嫡男。近衛是大化革新（日本最初政治革新運動）第一個大功臣，以後同皇室聯姻爲世世重臣。近衛的父親近衛篤磨，曾任過學習院院長，貴族院議長，是日本「大亞細亞主義」的主唱者，他首想在日俄戰爭後立刻把滿洲吞併。近衛承着這個血統，自幼就懷着雄心，來作個日本傑出的人物。不幸他的父親在他十四歲的時就死去了，留下許多欠債。因是近衛在童年時代就飽嘗辛酸的滋味。他自從學習院高等科畢業本來不成問題可以到大學去，但是他又重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然後才入大學。在高等學校的時候，與日本文學家菊池寬，久米正雄，山本有三，芥川龍之介友善，在文學里頗受日本有名文學者夏目漱石的影響。最先他入東京帝大哲學系，後來感到哲學的無味，轉到京都帝大聽河上肇，米田莊太郎諸先進人物的經濟學與社會學，與馬克斯學說接觸。日本首相這樣關心馬克斯哲學的，

## 近衛要算第一人。

近衛同西園寺公的關係是在京都帝大時代結成的。在這次以前，近衛與西園兩家就只有遠緣的關係。近衛家是代代書香，西園寺公會讀書於近衛的曾祖門下。所謂遠緣只不過如此了吧。近衛在大學修政治不到二年，就作了貴族院議員；有一天，近衛爲了解決自己對政治態度的疑問，親訪西園寺公，從此就結下了兩公的連繫。一九一九年，近衛二十九歲時，巴黎和會開幕，西園寺公任全權代表，帶他同去，使他對國際政治有所認識。回來後他就發表他對貴族院的意見，他以爲貴族院非由民衆所選的，不能代表民衆，對於衆議院的意見不能妄加反對，當時博得各方面的同情。一九二七年他率公侯爵議員創立火曜會，自爲盟主，一九三一年他被選爲副議長，一九三三年繼德川公之後爲議長。爲貴院的領袖，西園寺受了法國的洗禮，一時民權主義的先鋒，在當時日本人真是罕有的國際主義者。因此，受他感化的近衛，一方面受到父親傳下的日本主義，一方面又是世界主義與日本主義的混合物，最初近衛受西園寺公的影響較深些，但是經過些時日，由他父親傳來的法西色彩又漸漸濃厚了。

近衛除了和元老重臣有密交而外，同時，革新的新進份子，也非常信任他的。至於一般國民，尤其是在日本貴族與平民分別最清楚的國家，他們把他看作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因此，他也廣交遊，各方面博得好評。齋藤當閣時，看看自己政權發生動搖，當時會親舉過近衛以自代，以後每次政變他都是

首相的候補者。二・二六事變後，大命降下，他竟不拜命，終于到現在全國一致推崇他才上台，他的爲人，於此也就可以想見了。

## 字垣一成

字垣一成原名字垣奎次，是日本岡山縣人，生於明治元年（一八六八年）六月，今年七十歲。父名字垣奎右衛門，業農。據說字垣奎右衛門，於未生奎次之前，就已經死去了，所以字垣一成似乎是遺腹子。十四歲在小學畢業，接着便做了母校的代理教員，可見他在幼小的時候，便已很露頭角。明治十九年考進東京陸軍士官學校的預備學校，這是他踏上軍人之路的第一步。

後來又在陸軍大學畢業，畢業時名列前茅。有了陸軍大學優秀生的資格，再機遇了大好老的提携，字垣一成就不怕沒有發揮他手腕的機會了。你想那大好老是誰呢？他正是大名鼎鼎上「大陸政策」奏摺發動積極侵略工作，製造濟南慘案，炸死張作霖的——老牌侵略家田中義一。

田中義一對於字垣的確特別賞識，字垣之所以能够一帆風順，歷任各種要職，而居然成爲「感星」者，至要便由田中提拔。田中任陸軍次官的時候，字垣做軍務局局長，田中升任陸軍大臣時，字垣即做陸軍次官。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一月，青浦內閣時代，字垣之得榮任陸軍大臣，據說也是

田中從中慫恿的。此外宇垣又陸續做過駐德武官，參謀本部總務部長，陸軍大學校長，第十師團長，教育總監本部長，軍事參議官等職，官銜也都著實不小。至於他後來再幾次連任陸軍大臣（大正十三年六月之第一次加藤內閣，大正十五年之若槻內閣，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之濱口內閣。）和出掌朝鮮總督（昭和六年六月至十一年八月）顯赫內外，雖早跟田中分道揚鑣，但宇垣之有這麼的一天，終不應不感謝田中最初提拔的力量吧。

正像日本一個評論家——阿部真之助說：「宇垣這人的性格真是莫測高深的。」據說宇垣實質上似近於利己主義，投機主義者，而且很喜歡擺架子，炫耀聲威，是一個非常功利的人物；但表面上却假裝得極豪爽，而且似乎很平民化，淡泊不尚名利。所以一部份人說他外表和內心實在太不符合了，然而這正是他做官的藝術，典型的官僚！又有一件小事可以證明宇垣的不凡，他喜歡喝酒，據說每天只限定三杯，從來沒有爲了喝酒而債事過，可見他的涵養功夫了。

就因爲有這樣做人的本領，所以連巨厩田中義一也上了他的大當。田中苦心提拔的結果，最後宇垣竟投降了民政黨，民政黨跟政友會是勢不兩立的，尤其是自大正十四年田中做政友會總裁後，民政黨更是他眼中釘；但宇垣却連任民政黨內閣的陸軍大臣，而當田中組閣時，親自邀他担任陸軍大臣，他竟加以斷然的拒絕，田中的憤懣可知。

投奔了民政黨，但宇垣却不正式入黨，民政黨內部好幾次想擁他做總裁，都給他辭謝了。因爲他

知道會引起政友會過大的反感，不如留着做官的後步。所以有人說他「政治家氣魄不夠」的確批評得很恰當。

政治家的氣魄雖然不夠；但面面俱到的投機手腕終究大部份是成功的；只是差了一小步，沒有結歡少壯軍人。所以幾次高呼的宇垣內閣都成了難產，不錯，關西財閥願意做他的後盾，民政黨（尤其是賴木桂吉，川崎克卓，櫻內幸雄，富田幸次，永井柳太郎等）極力擁護他，政友會（山本條太郎，砂因章，龜岡田伊太郎等）貴族院（青木信光，溝口直亮等）官僚系（伊澤多喜男，井上匡次郎，池田秀雄等）以至薩閥系（梓山資英，山之內，牧野伸顯，山本牧等）各方面也有很多人支持他；可是握有實際支配日本政治力量的軍部，不諱他出來，有什麼辦法啊！軍部里面本也有宇垣系的人物，連剛卸任的陸相寺內壽一本來也被公認為宇垣系的要角，寺內之能獲任陸相，得力宇垣最多，原希望他可培植自己的勢力，但這次寺內却以比宇垣對付田中更凶惡的手段對付宇垣了。

少壯軍人之所以這樣仇恨宇垣者，主要便是他在第二次加藤內閣時縮減過四師團的兵力，在濱口內閣時，又三次發布了軍備整理的計劃（據說當軍務長時也否決過增設二師團問題）便因此跟軍部結了仇，其次宇垣既跟所謂元老重臣們的穩健派關係過深，也顯然成爲軍部反對他的原因之一。同時宇垣的一貫投機主義，也早給軍部所洞悉，所以他自己雖表示上台以後願意極力奉承軍部，然而已來不及了。

中日戰爭爆發之後，據說他已和荒木貞夫一道被任爲內閣參議官，受內閣總理的禮遇。不過這次戰爭一起，他卻會一度遭遇到少壯軍人的暗殺，險些兒丟了性命呢。

## 林 銑 十 郎

林銑十郎，他是石川縣人，明治九年（一八七六年）三月，生在一個士族的家庭。今年六十一歲，比字垣來得晚一些。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年）他畢業陸軍士官學校，三十六年又畢業陸軍大學，受中尉銜。不久進級而爲大尉。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爆發，他的侵略野心也跟着展開了，就以步兵第九師團第六旅團副官的資格，參加屠殺的工作。旅順圍攻之役，伙伴們大部份都爲「皇國」而犧牲；他却倖僥沒有送掉性命，從此一帆風順步步高升，先後任步兵第五十七聯隊長，陸軍士官學校預科長，教育總監部附步兵第二旅團長，東京灣要塞司令官，陸軍大學校長，教育總監部本部長，出席國聯會議陸軍代表，近衛師團長，朝鮮軍司令官，教育總監，以至陸軍大臣。（齊籐內閣的下半期和岡田內閣的上半期）

但在這里，我們不要忘記他任朝鮮司令官時代的事跡：「九一八」事變發生，這位侵略家的真面目又暴露出來了；他竟擅自調動嘉村旅團越境開赴我們的東北，跟關東軍相呼應。過後，雖經內閣

緊急會議的決議，下令把越境的軍隊調回；但林銑十郎的聲名，就此大大地煊騰起來，少壯軍人於是傾倒他了，這次軍部之所以不以對付宇垣的手段來對他，其原因可以在這上面窺見不少。本來，在他担任陸軍大臣時代，曾經以執行強力統制而遭急進派的嫉視，永田被刺事件發生，且終於不得不掛冠以去。可是我們却不能純以機械的觀點來肯定林銑十郎跟急進派是永遠不能調和；在目前絕對的法西斯政權還沒有方法馬上建立的當兒，捧出一個比較可以操縱人物出來，倒也是過渡的辦法。所以在那時林銑十郎能夠出來代替宇垣組閣，就是這個原故。但是林氏底弱體內閣，到後來也終於在少壯軍人與民主勢力的激流中崩潰下來，可見他依舊是無法駕馭那「火事船」的日本政局的！

## 荒木貞夫

在日本軍部中居特殊地位的荒木貞夫大將，人字鬚，長五寸三分左右，忠於「皇道主義」，不以一己之福利為前提，而以日本帝國皇基永固為念。因此在剛強、廉潔、熱情、個性發揮之下，受日本許多青年將領的信仰，就軍部的著作家說來，他是今日的大西鄉（然而西鄉隆盛以鹿兒島子弟兵抗維新政府，至於身死為天下笑，荒木貞夫今日的威望固不如昔日之西鄉隆盛，而以「皇道主義」為一



生之標的，亦無西鄉驚人之舉，這是明白的差矣。研究近代日本政治動向的人，對於荒木的一切，如不了解，必有許多地方無法把握。

第九期士官學校卒業生，成爲今日日本皇軍的中堅的，計有眞崎、本莊、阿部、松井、和荒木五位有名的大將，當日俄戰爭時，荒木不過是一個中尉，後昇大尉，以近衛後備混成旅團之副官資格出征，頗有戰功，戰後仍入陸軍大學，卒業後任俄國大使館輔佐武官，參謀本部員，陸軍省副官，大學兵學教官，及步兵第三十三聯隊長。不久調任參謀本部課長，步兵第八旅團長，憲兵司令官，參謀本部第一部長，陸軍大學校長。後又轉任熊本之第六師團長，至昭和六年，因故大將武籐信義任教育總監，被轉任教育總監部本部長，及犬養內閣成立，出任陸相。

他昇任了陸軍大臣，說起來他應該是一個政治家了，可是事實上他却是一個典型的武人。因此，他受着部下非常的愛慕，他自從少佐任官以來，時常身邊佩着一把日本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據說他常常想到，如何去爲帝國開闢疆土，如何去實行他躡武的精神，所以在一九二九年以後，日本資本主義正在走頭無路的時候，荒木便利用他在中央部的地位和權力，轟然一聲，爆發了九一八事變。荒木是犬養內閣的陸相，以後又任齋藤內閣的陸相，總計他在職不過兩年，而這兩年中，却使遠東局勢日趨緊張，日本本身也發展到了一個非常危急的階段。

因爲這樣的關係，荒木便成爲一般少壯軍人所崇拜的偶像，而他的思想言行也無形的給日本

軍人以非常的影響。他是日本讀武軍人集團中的健將，他一方面高呼對俄作戰，同時也竭力要求對華的侵略，他是「國本社」的一員，是日本法西斯運動的中流砥柱。

現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後，他又居然被任爲侵華的顧問內閣參議官了。

## 廣田宏毅

廣田宏毅一八七七年生於日本九州福岡縣，他生長在一個貧寒的家庭，父親是一個石匠，幼年時代廣田幼稚的心靈上如琢如磨的鏗鏗的伐石聲音，便不斷的對他加以刺激。

這個時候，日本帝國正在一個轉變的過程中，雖然維新的呼聲充滿了島國，而新時代的科學正由歐洲移植到來，但是整個的日本仍沒有脫掉他封建的外衣，廣田幼時受着封建思想的陶冶，在他意識里，時刻都以愛國勤王爲他唯一的信念。他不僅對王陽明學說有堅刻的信仰，而且他還從論語和中庸中學得了苦學深思的方法。

在高級小學讀書的時候，他即加入了當地一個愛國主義的團體——玄洋社。受領袖頭山滿的領導，從事各種社會活動。

當時正是甲午中日戰爭後的第二年，日本雖已戰勝了中國，並取得了遼東半島，但因受德俄法

三四的干涉，遼東半島又終於退還了中國。青年的廣田，這時恰好中學畢業，他本來填好志願書要準備投考陸軍士官學校，但是，一時的氣憤，竟使他取回了士官學校的志願書，立志改入第一高等學校，以便從事外交活動，在他看來，以若干將士的碧血換來的遼東半島，被懦弱無能的外交官輕輕的葬送掉了，國家沒有外交官，根本是不行的。

第一高等學校畢業後，他考入了帝國大學，邁志苦學，過着有名的自炊生活。他用煤油箱捲成短几，就在那上面日夜攻讀，在這期間，他曾得過陸奧的資助到中國考察，以後又得山座的資助往滿洲考察，他熱心研究中國的情勢和俄國的政策，一時有「支那通」之號。一九〇五年，他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旋應外交官考試，但結果未被錄取。以同鄉山座圓次郎的提携，他得入外務省，任朝鮮漢城領事館書記，翌年再應外交官考試錄取後，派赴北平使館任隨員。

因為他對於中國的情形很有研究，不久被任爲通商第一課長，中國民衆所不能忘懷的二十一條件，據說是出於廣田的手筆。一九〇九年，他任駐英大使小村壽太郎的隨員五年，以後，他任外務省的三等官。

廣田有靈敏的外交頭腦，和圓滑的手腕，他更有遠大的眼光與堅毅的精神。所以他在外務省的地位是一天天向上躍進的。他從三等書記官一躍而爲駐美使館的參事，這種升進，在日本外交界中，是很罕有的。他在美國非常活動，在美國社會中有着很好的令譽。

以後他回到外務省任情報部次長，繼又任歐美局長和駐荷公使，一九三〇年他出使蘇聯，在這里，他潛心的研究蘇聯狀況，並解決了日蘇兩國間最大糾紛的漁業問題。

九一八後，日本帝國主義乘着歐美帝國主義無暇東顧的時候，一舉而侵略了東北四省的領土，並在遠東造成了空前的戰爭的危機，這個時候日本在高呼着「非常時」。

非常時期中的日本外交，其任務之重大，當然也須要能够應付此種局面的人材。於是廣田上台了。他上台以後，一方面揚棄了幣原時代的軟弱外交，同時又否定了內田的焦土外交，他把過去日本外交的猙獰面孔變成了一副暗里藏刀的笑臉。他極力拉攏美國，並向英國暗送秋波，而舉全力來侵略中國。「河北事件」以後，繼之以「中日經濟提携」，中日經濟提携之後，又來一個「華北自治運動」，步步進攻，緩中帶急，由此可知他外交手段的毒辣了。

在國內，他也充分發揮他的底手腕。那時日本的右翼高潮稍形低落，日本的元老重臣資本家們，感到日本國家有服一帖「定神劑」的必要，於是他也乘機提出了「協和外交」的口號，使世人頓有清涼之感。他聯合着高橋是清在閣議席上面抑制意氣軒昂的荒木陸相，他又在議會放言「在我充任外務大臣期內，是不會發生戰爭的。」他收買中東路，與赫爾完成日美親善的換文，高唱中日親善，大得了日本穩健份子的喝彩。

但同時，他對軍部和右翼份子，又力與周旋，他原來就是玄洋社出身，自然和右翼方面的連絡也

不會有多大問題。他真是八面玲瓏，四方討好，竟至使人們感到外務省的「行縱不明。」

二、二六東京政變以後，岡田高橋及許多重臣，都是叛軍襲擊的對象，但外相廣田却絲毫未受驚擾，他進出自如，好像這件事於他無關的一樣，其實廣田之見諒於叛變的士卒，也當然不是偶然的。因爲，他過去雖高唱「協和外交」，但事實上，他却無一件不是秉承軍部底意旨行事。

事變以後，日本政局被捲在一陣暴烈的狂風中，荒木平沼諸人因不得重臣元老及財閥的歡心，自然不能担负重任，而近衛文磨又以不得軍部諒解只好知難而退。於是，八面玲瓏的廣田變成各方面所擁戴的中心人物。

到後來，廣田內閣坍台之後，他在日本政治舞台上休息過一個時期；可是當中日戰爭發動的前夜，近衛文磨起來組閣的時候，他又重新出來做震盪的主人，再長外交，並且兼企劃廳的總裁了。

## 真崎甚三郎

在日本躡武派的軍人集團中，前任陸軍教育總監真崎甚三郎大將，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一個人物。

他是現在全日本少壯軍人所崇拜的領袖，同時也是法西斯團體「國本社」的中堅。在近年日

本一切的内政外交上，他都曾扮演過重要的角色。前年永田軍務局長的被刺，據說他有很大的作用。而近來空前的東京事變，他又有嚴重的嫌疑。

據綠衫磯日本每日新聞的東京電稱：「此次政變，顯爲最近被迫去職之教育總監真崎大將所指使……同時，真崎與前陸相荒木皆屬於積極向外發展之躡武派軍人集團，而與溫和之軍人相水火，故此悲劇之發生，真崎大將實有重大嫌疑。」

真崎是日本土官第九期的五大將之一，他與荒木貞夫、阿部信行、本莊繁和松井石根都是同期的學生。他生於一八七六年，是佐賀縣人。真崎要七的長子，海軍大將真崎勝次的兄長，今年已經六十一歲了。自二十三歲由士官學校畢業後，即由步兵少尉開始了他底軍人生涯。以後進陸軍大學，但陸大還未畢業的時候，日俄的戰爭便已開始爆發，真崎也以第四十六聯隊中隊長的資格，參加了這一戰役。戰後重入陸軍大學畢業，再往德國留學，不久又回國任步兵第十二聯隊長，及久留米俘虜收容所所長。一九一七年他以大佐資格任教育總監部課長，他之踏進陸軍的中央部，正是他開拓自己前途的起點。不久，他升任軍事課長，以後又轉任近衛步兵第一聯隊長，第一旅團長，及陸軍士官學校的校長。他在士官學校四年的生活中，建築了他今日在青年將校中崇高的地位，因爲那個時候他底學生，幾乎全是現在的中佐或大尉，也正是所謂少壯派的中堅份子。從那時起，真崎就在他們腦中不斷的貫輸躡武的皇道精神，所以直到現在，這些將校都認真崎爲他們唯一的領導者。

一九二七年晉級中將，先後任第七及第一師團長，宇垣任陸相時，他任台灣軍司令官。九一八事變以後，調任參謀次長，東北、熱河及上海一二八的諸戰役，他都在軍事上指導着這侵略的戰爭。一九三三年，他晉昇大將，專任軍事參議官，直到次年九月，他才代林銑十郎任軍部的教育總監。

九一八事後，日本軍人在國外的冒險，都是荒木真崎在作指導的中心，他們冒險的勝利是無疑給他們的。贖武軍人以一種很大的鼓勵。他們高唱着「非常時」的論調，企圖在這個非常時中，整個的控制中國，並北向蘇聯進攻，使他們大和民族成爲太平洋上的主人。他說：「日本民族建國的理想，必須傳播到整個世界，凡是阻礙這種傳播的，我們當不惜加以武力的剷除。」

因爲這關係，他在日本少壯軍人中散佈着法西斯的忠君愛國的思想，而且還與荒木平沼同爲法西斯團體「國本社」的要人，幾年來日本法西斯在政治上的積極活動，他都在幕後盡着很大的力量。

但他的這種理想和行動，終於和比較溫和的林陸相發生了衝突，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他辭去了教育總監的顯職。但不久永田軍務局長的被刺，及震驚一世的東京政變也就發生了，証之以他平常的活動，別人懷疑他是這些事變的主使者，當然絕不是偶然的。

中日戰爭爆發後，他被釋放出來，而且被派到上海幫助松井石根來指揮侵華的活動了。

## 永野修身

當永野修身脫離了倫敦海軍會議，由歐返國的時候，在船上就接到了東京政變的消息，在他剛抵神戶的翌日，人們更要求他出任新內閣的海軍大臣，這種機會，真是非常的湊巧，倘若永野不急於脫離海會，倘若他在倫敦多遲延幾日，那麼，廣田組閣的時候，他也許還在茫茫無際的印度洋中，也許還在氣候炎熱的紅海裏，但是事情偏有如此的湊巧，剛在他抵神戶的次日，海軍大臣的顯職，便夢一樣地飛到他底身上。

在一般人看來，似乎永野之出任海相，完全出於一時的幸運，不過，在明瞭日本內部情形的人，便知道絕不僅是命運，而同時也有他客觀的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自然因為他是一個比較溫和的份子。他不僅能夠調和海軍內部的衝突，而且還可調理內閣與軍部間的糾紛。對於前者，我們還不十分明瞭，對於後者，在廣田組閣時，他已完成了他使命的一部份。我們知道，廣田那次組閣，曾因軍部的反對，經過了多少的阻礙，但他之終於成功者，重要得力於永野從中的調理，所以永野對於廣田內閣的成立，的確起過很大的作用。

自然，提起永野修身的名字，凡留心國際政局的人，總不會感到生疏的。他曾幾度代表日本出席



海軍縮會議，曾在華盛頓，日內瓦等處發揮他的雄辯，這一次倫敦的海會，他更是一個全權的代表。他底過去雖沒有什麼驚人出衆的地方，但他底言論却是被國際人士所深切注意的。

他是高知縣人，現年五十八歲，畢業於海軍大學，一九三四年晉升爲海軍大將，曾任過橫須賀鎮守府司令官，第三艦隊司令官，第一遣外艦司令官，練習艦隊司令官，海軍學校校長，海軍司令部次長。在日本海軍界，他底進程是一帆風順，雖然在日俄戰爭時，他還是一個海軍的見習少尉，而現在他却是日本海軍中炙手可熱的人物了。

他之能够擢升要職，獲得個人的成功，主要是由於他有堅決的頭腦，圓滑的手段，和雄放的辯才。他是一個典型的男性人物，充分的具有剛強的硬性。醇酒婦人，對他不會發生引誘力量，而音樂與文學也是與他無緣。他底面貌很單純，可是他却工于心計，對於任何事件，他總是經過幾度詳細考慮，然後再加以決定，經過一度決定之後，則任何阻撓不能變更他底初志。他保身恬淡，平時不肯以權勢凌人。最近幾年來，他雖歷任顯職，但他對各方面仍然保持着非常的好感，這自然是由於他底善於處世所致。

在日本海軍派系中，永野是屬於士佐一系的，他有一個「看門犬」的綽號，每逢人家提起「看門犬」三字時，他總是點頭微笑，好像已經默認了似的。

他不僅是一個善於處世的人，而且還是具有天才的雄辯家，他底英語說得很流暢，所以常常代

表日本出席海軍會議，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海軍會議中，他是日本的海軍專門委員，一九三一年的日內瓦軍縮會議，他任全權代表，一九三二年，他又秉承日本政府命令，活躍於日內瓦的軍縮會議舞臺，不久以前，倫敦的海軍會議開幕，他又以日本首席代表資格前往出席。總計十五年內，不斷地和軍縮發生關係，表面上看來，他似乎是一個「軍縮的專家」。

不過事實上，他雖不斷與軍縮發生關係，而在實際上，他却是一位大海軍主義者，換言之，他可說是一位軍擴家。前幾次海軍會議或軍縮會議中，因為日本國力尙未充分發展，他固然要在那里折衝樽俎，但是，目前日本乘歐洲多事的時候，一舉而侵佔了我東北四省，再舉而控制了我華北，他底實力已經充分發展而他對於獨霸遠東，控制太平洋的要求也異常迫切，因此，在最近一次的倫敦海會上，永野代表日本堅決要求英美日的海軍平等，並不惜在最後宣佈脫離軍縮。

由倫敦歸來後的永野，也根本放棄了軍縮這個名詞，在那里高呼着國防的充實。他要求努力實現日本海軍所定的「八八計劃」，換句話說，他要想在一九三七年以前，與英美的海軍達到平等。

這個企圖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日本財政目前已經達到了一個山窮水盡的地位，要想在這種情形下再來挖肉補瘡，已經是無肉可挖了，所以永野雖然很幸運的坐上了海軍大臣的椅子，但是今後的問題還是很棘手的。

他卸任了海軍大臣之後，他的職位就由末次光正來繼任了，所以他不得不暫時休息一下，可是

中日戰爭一爆發，他居然又被派爲進攻我華南的海軍艦隊指揮，來大行屠殺我國民衆了。

## 松井石根

有一次，我無意中會到一個日本的新聞記者，問他：「松井是上海日軍的最高指揮官，他的能力怎樣呢？」他笑而不答。沉吟了一會，他纔說：「松井是一位老將了。」

「老將，」不見得就是「狼將。」我們知道松井統率二十幾萬的敵軍，擁有海陸空一切精銳的近代的武器，和我們英勇的民族戰士戰了三四個月，算起他的「戰績，」也不過爾爾。雖然我們的血肉之軀，有過壯烈的犧牲，但對於一般「恐日病」患者之怎樣怎樣「畏見敵人」的醜態，却是很大的一個否定。

我們現在正在和這個大敵人血鬥。日本記者說：「在陸軍部內，松井是一個中國通。」所謂「中國通」只是研究如何實行他們野心的所謂「大陸政策。」他是「大亞細亞協會」的主宰者，每年到中國來妄想遊說，他前年到過華南，會過胡漢民先生，胡先生將他的所謂「大亞細亞主義」駁得體無完膚，使他不得不狼狽而返。要明瞭他的所謂「大亞細亞主義（？）」最便當我以爲是看一看他所主宰的「大亞細亞會」上他所發表的言論，他曾經寫過「告支那國民書，」最近還發表了

一篇「救中國之道」那是什麼道？他說：「他是中國革命領袖的「老友」他們多是大亞細亞主義者和他所見相同，所以假使後繼者要繼先人遺志，就應該繼續與日本合作。」對於日本侵略中國問題，他說得很妙。他說中國人「疑心暗鬼」說日本侵略中國，其實日本從來不會侵略過中國，今後也永不會侵略中國，以前一切「完全爲特殊的歷史必然所構成」而並非由於日本之侵略中國，假如再不「覺悟」(?)還是以夷制夷，依賴歐美，那麼「中國永無得救之日。」這種理論，在我們看來，當然是祇能付之一笑了。

關於松井的歷史，他是愛知縣人，在士官學校是與荒木、真崎、阿部、本莊等同是第九期生。他在日俄戰爭時，是步兵第六聯隊長，中途離開了陸大而出發侵略的，到了戰地，任第二兵站部副官。陸大畢業後，到過法國，後來經歷奉天特務機關長，步兵三十九聯隊長，步兵三十五旅團長，參謀本部第二部長，第十師團長。隨後，出使日內瓦，任軍縮會議代表，歸日本任日本台灣司令官，軍事參議官。

在奉天特務機關長時代，他佈置了滿洲一切的陰謀鬼計，收買馬賊，收買漢奸，勾結前清遺老，佈置軍事陰謀，的確對日本的大陸政策盡了很多的力量，當時他在奉天的聲勢，據日本人的宣傳，說是可以一手處理滿洲事務，張作霖對他明知於中國不利，也無法反對。

他的所謂「功績」，拆穿了說，不過是實行侵略的大陸政策。當田中內閣時，曾開東方會議，當時，他任參謀本部第二部長，他便是推動田中決定侵略的大陸政策的主動力。

因爲一方面他是「大陸政策」的忠實的遂行者，他方面又因爲他在陸軍部內是唯一的「支那問題的先輩」，所以他在部內還躉育了大批的青年侵略家，這批青年軍人受了他的薰陶，繼續在中國國內幹了許許多多的工作，這批青年冒險家之內，著名的人物有板垣、七肥原、磯谷、多田、喜多根、本影佐和知、永津等，土肥原可不必多說，板垣現在晉北，磯谷在津浦線，和知在羅店，都在繼承他一貫政策，和我們血戰。

前年八月，永田事件前後，他退去了現役。當日日本提出所謂「廣田三原則」時，有叫松井做侵略先鋒任駐中國大使的風傳，結果格於情勢，不會實現。

在軍事學說，他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本領，這次派遣他到上海來，一方面爲着他對中國問題比較熟悉，同時據軍部中人的觀察，他還有許多中國的朋友（？）第二，爲着現在軍閥上層所最感棘手的，那些少將佐官階級的少壯侵華派，大部分是他的部下，也許講話容易有些控制作用，在出發之前，據確實消息，還因爲和荒木大將爭奪這個職分，有了很大的衝突，當然，他以爲一到上海，就可以將中國軍隊擊敗，直取南京的，那知未能實現，形成了不能下台的僵局。我想望着江南的明月，也許有悔不當初之慨了吧。

## 松岡洋右

東北事變以來，日本帝國主義在國內外都是處於一個非常緊急的時期中。就在這個時候，松岡洋右剛在日內瓦湖畔唱了一折「脫退聯盟」的喜劇，馬上又跑回本國，高彈着「解散政黨」的論調。在他想來，這正是軍部權力炙手可熱的時候，他來高唱解散政黨，不僅可得到一般非常時國民的擁護，而且可以得到軍部方面的青睞。所以他今天宣佈退出某個政黨，明天又發表一個聲明，主張解散政黨，一時竟有人把他稱爲「解消脫退的專家」。

不過這位專門家終於計不得逞，國際聯盟雖然脫退了，而解散政黨的主張在國內却未受到人們的歡迎，幾年以後的現在，他的主張已不復引起人們的注意，許多人談到他的「解消論」都不禁會發出一種微笑。

可是，正當他「解消聯盟」本部門可羅雀的時候，松岡洋右却又乘着幸運的椅子，飛馳到了日本生命線的滿洲去了。

現在他担任着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的總裁，在他個人看來，未嘗沒有塞翁失馬之感，另一方面，也正是他底一種意外收穫。目前他正在猙獰的關東軍掩護之下，儘量的攫取我東北的富源，野心勃勃，旁若無人，「解消脫退的專門家」更一躍而爲「侵略的能手」了。

松岡洋右是長洲積室舊幕府時代豪族的後裔，他家里原來非常富有，故他童年時代的生活非常舒服。但是，明治維新以前，因為舊幕征伐長州，他們底家產也被戰爭的烽火所毀滅，而他的生活也不能不掙扎於貧困交加之中了。松岡依靠他底母親度日，靠着他母親的手工和族人的幫助來維持生活，他父親是個只會消費而不事生產的浮浪者，終年在外飄流，自顧不暇，自然更管不了他們。

就在這種艱苦的生活里，松岡洋右結束了他底小學教育，並跟着他的堂兄一同到美國去。人們到新大陸去是求黃金，他雖然遲去了兩世紀，但是他所得到的比黃金還要寶貴。他在那里，不僅解決了生活問題，而且學會了一口流利的英語和許多新的智識，這許多東西，正是他以後的重要基礎。

最初，他到了波特蘭，寄居在一個富人家里。有一天，那富人的主婦命他拿大斧頭去劈笨重的木材，松岡很不耐苦，於是他就「不告而辭」的「逃之夭夭」，他在一個日本人河邊定吉牧師家里，過一個多月以後，他又為一個蘇格蘭人家中服務，這里的人待他很好，他自然也就安之若素，他在這里一方面作工，一面讀書，生活環境對於他的琢磨，使他的學業進步很快。

他重回自己祖國的時候，他已經二十三歲了。此後他潛心的研究法律與漢文的舊學，等他在日本的大學畢業以後，他開始尋覓自己的出路。不久，日俄戰爭發生了，他很想到前方去為政府效力，可是事與願違，竟使他歎着「英雄無用武之地」。那時，他想應倫敦泰晤士報譯員的考試，不過，他因為母親反對他做「洋奴」，結果只好在不久以後去應外交官的考試，出人意料之外地，松岡竟以第一

名中試，從此他伊踏進了外交界之門，隨被任爲候補領事，分派到上海服務，當時日本外交部政務局長山座圓次郎，很賞識他，而上海總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和三井物產支店的山本條太郎也很愛他的才能，特別是山本條太郎，更是他一生事業中對他幫助最大的一人。

以後他在外交部做事，但是因他不滿意內田康哉之柔懦無能，做事沒有魄力，他便辭職，息影家門。以後山本條太郎薦他到滿鐵總裁早川幕下去做事，他才再度出世。以前因爲他在美國生長，習慣了西洋人科學的辦事精神，所以當他一進滿鐵，就發覺這里的官僚氣息太深，非大加改革不可，於是他儘力改革，使這個鐵道辦事合理化，同時他又將滿鐵組織擴大，使他負擔起侵略我們的任務。他同時敷成了洮南到昂昂溪的鐵道，做中斷中東路而直達北滿的幹綫，而且又努力謀吉會路的完成，以便更進一步由北鮮向東北發展，此時，由他手內與我國締結的鐵路也很多，在東北的侵略上，他當然是很費氣力的一人。

因爲這種關係，他在滿鐵的成績，很爲一般野心的政治家所賞識，田中內閣成立，山本條太郎任總裁，而松岡便榮任了副總裁，直到濱口內閣時，他才辭去該職。

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一般日本軍人都攻擊幣原外交的無能，松岡這時在衆院大肆活動，常以首相私人代表的資格四處遊說。他底論調，與日本軍人的炮聲相呼應，一時頗得日本軍人的歡心。九一八事變後，他以日本全權代表資格，在日內瓦大放厥詞，說「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說日本之佔



領東北，是爲了防赤，爲了安定東亞的和平，他從莫斯科到日內瓦，並由日內瓦跑到華盛頓，他胥足跡所至，都爲日帝國主義咻咻的辯護。在所謂焦土外交之下，松岡正式宣佈退出國聯，在國際上放下一顆重量的炸彈。

回國以後，仰承軍部的鼻息，高唱着「政黨解消論」，成立舉國一致的強力內閣，並積極推進大陸政策，同時，他自己更宣佈脫離政友會的政黨關係。

但是他這種行動，被人認爲是「唐·吉訶德」的行爲，最後人們對他也似乎相當的冷落了。然而他現在却榮任了滿鐵的總裁，可見他的仰承軍部的鼻息，究竟是有所收穫啊！

## 馬場 鎧 一

二·二六事變後，難產的廣田內閣，終於在三月九日宣告成立，而馬場鎧一氏却就任了該內閣的藏相。

藏相的地位，在任何內閣中都是非常重要的，過去的高橋是清，以他的雄辯縱橫於議會的內外，被全國人士尊之爲國寶，可是東京政變，使他變成了叛軍暴徒的犧牲者，現在，馬場鎧一上台了，正當着日本政局由非常時進到超非常時的階段，也正是日本帝國主義要革新庶政，並大量擴軍的時候，因而，馬場鎧一之出任藏相，其責任當然是非常重大的。

馬場爲東京人，爲山本時光的長子，生於一八七九年十月，以後爲馬場兼底養嗣子，改名馬場鏞。明治三十六年，在東京帝國大學政治科畢業，隨即投身政界，歷任稅務監督局事務官、稅關監督官、統監府書記官、財政監察官、法制局參事官、法制局第二部長等。加藤內閣成立後，正式任法制局長官，至一九二二年十月去職，同時即被勅選爲貴族院議員。田中內閣時代，被任爲勸業銀行總裁，在金融界占了重要的地位。

從他過去的經歷看來，他顯然一直過着官吏的生活，不過在他本人，自求學時代起，就一心想做個學者，雖則生活紛亂，但由於他努力研究的結果，他終於獲得法學博士的頭銜，而爲日本有名的政治家之一。

他的辯才很好，富有政治活動力，在充任加藤內閣法制局長的時代，運籌帷幄，策劃獨多，嗣出任貴族院議員和青木信光同爲研究會的重要份子，所謂「馬場的理論與青木的智慧。」而且有人說：「在貴衆兩院的聯合會議席上，決沒有缺少馬場的。」足見他在貴族院中的確具有非常的勢力，此外他和軍部、財閥政黨都有往來，他底舉動常引起世人的注意，在他任勸業銀行總裁時，因爲是田中所任命，故一般人都懷疑他和政友會間必有關係，但這只是一種揣測，在實際上，馬場以銀行家的態態和各方面都保持聯繫，特別是在日本政黨逐漸衰落的時候，他更處處表現他自己絕無色彩。

因爲這種關係遠在岡田內閣的井上臧相辭職，而高橋尙未再度出馬的時候，曾諷傳馬場鏞一

有出任巨艱之說，但直到東京政變以後，他才正式的走上內閣的舞台。

從廣田內閣成立的經緯而觀，馬場藏相的地位，的確是非常重要的。當廣田拜受組閣大命以後，最初是以吉田茂和川崎卓吾二人爲組閣的參謀，疾風迅雷似的進行組閣工作，但因軍部意見發生阻礙，馬場乃代吉田而起，與川崎共爲組閣之參謀，以其臨機應變的才氣，在各種勢力之間，發揮其調和的手段，他從駭濤驚浪中，使廣田內閣走上平安的道路。

他繼位於慘遭橫禍的高橋是清之後，爲了要迎合軍部的意旨，他一反高橋時代的通貨及財政政策，當他剛在親任式舉行的那一晚，他馬上發表聲明：（一）鑑於內外情勢，支出既不可少，（二）不得不增發公債，（三）其根本辦法只有增稅，而且（四）應該實行適當的通貨及低金利政策。他這一個聲明發表後，一時譁詠四起，股票大跌，產業界反對的空氣頓然濃厚，結果，使他又不能不再發聲明謂：「財政政策的改變，決不出以急驟的手段。」

在日本帝國主義準備獨霸東亞，積極向國外冒險的時候，他早已陷於深刻的財政危機，每年的赤字預算，是日本內閣的難關，而軍事費的膨脹，更使日本的農村凋疲，在超非常時中，日本帝國主義的增稅手段，結果當然更加重了一般人的負擔。故今後日本的財政問題，事實上已經變成了日本內閣的中心問題。其政策的是非與否，爲各方面勢力衝突的焦點，大則影響國民生計，小亦可以決定內閣的命運。大體上說來，馬場早已變成了軍部的工具。

# 寺內壽一

通常我們把日本軍人叫作「日本軍閥」，這並不是籠統而無根據的；海軍的「薩閥」與陸軍的「長閥」都有其歷史的來源。現在日本的軍人，大都是過去時代的「武士」的遺裔。蘇聯、東洋史學者斯凡特洛夫在「德川封建制之研究」論文中說：「武士就是日本的軍人，住着將軍或封建領主所給予的土地，或者接受自己主人所賜給的祿米；形成「大名」與「武士」的高貴身分。比歐洲諸國之封建貴族，享有更多的特權。」這對於脫胎古代武士的現代的日本軍人，是很正確的解釋。過去的武士，從領主領受祿米與土地，現在的軍人，則從資本家財閥（從前領主的後代）領受給養，而向中國來掠奪土地。日本軍人之成爲「閥」，就是在這種關係上產生的。

現在來中國進行侵略戰爭的主帥人物，在上海方面，是松井石根大將；在華北方面，則是寺內壽一。松井我們不必談；單說這在華北的寺內，他即是標準的日本軍閥的代表，事實上也正是今日日本長州軍閥的領袖。

七月七日蘆溝橋戰事發生時，當時的華北駐屯軍司令官田代，死於戎馬倥傯之際，香月清司才從東京坐飛機趕到天津來接任。宋哲元和現在聽候「查辦」的張自忠，向香月進行「屈膝和平」，結果丟掉了平津。但是，由此也展開了我們的全面抗戰，日本也繼續開來了大批軍隊，寺內壽一就以

主帥的地位來了。

我們想知道寺內是怎樣的人，第一要知他是日本明治陸軍領袖寺內正毅元帥的兒子，一般人雖用「貴公子」這幾個字來形容他的容姿，但是他却承繼了他父親的凶殘陰狠的遺傳，和長州軍閥的系統，還襲了他父親遺下的伯爵爵位。因為這和其他陸軍部內人事紛爭的理由，在二·二六之後，廣田內閣時當任陸相第二，要知道他在任陸軍大臣的時候，曾幹下許多「偉績」如確立陸軍大臣的現役官制；「禁止軍人的干預政治」(？)「禁止政治家的容喙軍事」確立陸軍之統帥權系統，在「肅軍」的名義下，利用「定期異動」的機會，暗中復活長州軍閥的勢力，他把許多有色彩的人物(激進右傾的少壯派)都離去了陸軍的中央部；引進許多擁護他的所謂「無色透明」和「公平中正」的人物來占要職。日本人早有批評說：「寺內的肅軍，是建設寺內的陸軍。」這一句話，也說明了寺內的軍閥性了。

寺內在陸軍大臣的時代，創設兵務局，敢行了各種制度，新建各種各樣的軍事學校，創立航空兵團等，其次，在政治上，他代表海陸軍部，提出那有名的「行政機構改革案」，主張改革航空省及衛生省，主張改革議會制度。二月間日本內政風潮鬧得最厲害，使宇垣內閣流產，牽弄林銑十郎出場，幕後最有力的人物就是他。因為他的肅軍，將陸軍中有名的南林真崎本莊阿部荒木川島等七大將，都從現役離去，所以他自身是陸軍現役大將植田謙吉(關東軍司令長官)杉山元(現陸軍大臣)和他

### 三個現役大將中之一人。

廣田內閣崩潰後，他代替杉山爲教育總監，而以杉山爲陸軍大臣，事實上等於將軍事行政和軍事教育部抓在他的手裏。因爲他做陸軍大臣的時候，杉山是教育總監，兩人都一鼻孔出氣。在教育總監的地位，他傾心於航空教育的工作。中日戰事發生了，他就到中國的華北當主帥。幸喜這全面爆發得早，否則，他訓練出來的日本空軍，將來轟炸我們非戰鬥員的平民與文化機關，恐怕比現在還要兇惡。雖然我們將來的抵抗能力也一定比現在強大。

寺內這一個屠殺我們華北軍民的元兇，他在個性和行徑上，有許多的趣事，比如他本身爲伯爵，他曾說：

「我要是死了，就把伯爵奉還皇上，我就可沒有遺念的奉公了。」

這是說：他要鞠躬盡瘁的爲他的「使命」而死，他的使命是什麼呢？聰明的讀者，你們既知道他已在我們的華北大顯身手，當然不用我們再解釋了吧。自然，對於日本國內政治，他是澈頭澈尾要實現軍事狄克推多的人。

關於他的歷史，我們不想爲這一個劊子手來做傳，也不願多談。可以說的，他是士官學校第十一期畢業生，做過駐德奧的武官，做過朝鮮軍參謀長，台灣軍司令等；當過第四、五等師團長。在第四師團長時代，日本國家主義的「國防婦人會」就是他那時所發起的；這個婦人會，就是日本婦人後方工

作的總團體，要將日本的婦人大眾，也都驅上侵略的火線上去，亦足見他的殘暴性了。

## 平沼麒一郎

每當日本發生一度政變或內閣更迭的時候，平沼麒一郎的名字，都會特別引動人們的注意。在日本近年內政危機緊張的時候，平沼是日本國粹派的領袖，是法西斯運動的領導者，因而在政局動蕩中人們對於他的注意，可說絕對不是偶然的。

平沼生於一八六六年，他的故鄉在神仁之西的岡山縣，是平沼晉次的次子。二十二歲時，畢業於東京帝大。當他出世之初，正是第四次伊藤博文內閣時代，在司法大臣金子堅太郎之下，任薦任職的司法官。那時司法界發生了法官加薪的問題，爲了力爭待遇的改善，日本所有的司法官都向政府聯名辭職。平沼雖是法官之一員，但他却是反對聯名辭職的強者。從現在看起來，他是破壞這一運動的罪人。辭職風潮之後，他任民刑局長，對於刑法，頗有相當研究，曾著有日本刑法及刑事訴訟法諸書。

在第二次西園寺內閣時，松田正久任司法大臣，平沼任司法次官；第三桂內閣時，任檢事總長，時年四十六歲。一九二一年調任大理院院長。兩年後，山本權兵衛內閣成立，升司法大臣，次年因虎之沙刺皇太子事件，山本內閣引咎辭職，而平沼也隨之下野。

在這個時候，日本國內政局動蕩，政黨政治已表現他的萎弱無力，同時社會主義的思想，又在三

島澎湃風行，平沼是一個崇拜封建道德和宗教的守舊人物，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便奮然而起組織一個團體，叫做「國本社」，高揚打開日本國難的旗幟，主張抑制政治活動，成立舉國一致的政府，維持日本固有的傳統精神，反對外來的一切學說。

這個團體，在目前日本社會主義思想逐漸衰落的時候，他底目光，顯然移到改革現狀的方面。幾年以來，日本政治勢力的鬥爭得最利害的，是現狀維持派與現狀改革派，現狀改革派的首領便是國本社的平沼麟一郎。由於多年來不斷的擴展，國本社已經成了日本法西斯運動中的主流，他底社員有二十萬，在軍部、官僚、財閥、司法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勢力，如在司法方面，有鈴木喜三郎、小山松吉、小原直、山岡萬之助、原嘉設、鹽野季產、皆川治廣、和仁貞吉等，陸軍方面，有宇垣一成、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小磯國昭、松井石根、菊池武夫、小畑敏四郎等，海軍方面，有大角岑生、加藤寬治、野村吉三郎等，官僚方面，有後藤文夫，財界有池田成彬、結城豐太郎等。這些人在日本政治舞台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平沼氏握有這樣龐大的勢力，加以他又在樞密院占着重要的地位，所以每次政變中人們對他都不能不加以注意。

他和樞密院的關係，是一九三四年開始的，最初他不過是樞密院的顧問官。日本的樞密院是天皇之下的一個諮詢機關，是立憲政治之守護者，在日本政局中，常有舉足輕重之勢。一九二五年，樞密院議長穗積男死，若槻內閣就商於西園寺公，欲以有力公正的政治家繼任，擬請宮內大臣一木喜德



郎出任巨魁，後一木堅辭，政府遂以副議長倉富勇三郎繼任，而平沼也於此時升任副議長。一九三四年五月倉富勇三郎辭職後，照例應用平沼升任，但是元老重臣等因他是右傾運動的巨魁，故對之極不滿，齋藤與西園寺都破例推薦一木喜德郎，使平沼大失所望。

元老重臣對於平沼的這種壓迫，使軍部方面很感不滿，特別集中於對一木議長的攻擊。他們在「國體明徵」的口號下，使一木難安於位，而美濃部博士也變成了這個鬥爭中的犧牲。二二・六的東京政變，一木也是叛軍所反對的人物，亂定以後，一木正式辭職，而平沼也就在軍部的擁護之下，正式就任樞密院長，掌握了樞密院的大權。

現在，他一方面握着天皇諮詢機關的樞密院，同時又支配着國本社的進退，在政治上他是法西斯軍人的喉舌，而在落後的羣衆中他更有很大的權威。幾年以來，若不是元老重耳的反對，恐怕他已掌握着首相的印綬了。

在他個人是一個非常謹慎，嚴峻和剛復的人。在日本三島的政論家中有的說「他是無血無淚如水的人」；也有人說「他是陰險狡猾，朋黨比奸之徒」；這兩種說法自然都有些過激，不過無論怎樣，他底謹慎，嚴峻和剛復，却是大家公認的。現在在日本非常時的政局中，他是今後總理大臣之最高可能的繼承者，而他底一舉一動，當然值得人們加以注意的。

## 小磯國昭

少磯國昭，現任朝鮮軍司令官。九一八中日戰爭爆發當時，日本外務省和陸軍省之間，意見不盡一致。這時候，他正担任軍務局長，認爲日本的軍事和外交，必須打成一片，主張陸軍省和外務省召開聯席會議，解決一切。他自己拿出錢來，請陸軍省的高級官吏吃飯，設盡種種方法，使外務省的高級官吏，犧牲他們的意見，服從陸軍省的主張。于是日本的對華侵略，就在陸軍和外交呵成一氣之下，極度強化了。

小磯畢業于陸軍士官學校以後，就很歡喜研研中國問題，滿蒙和西伯利亞各地，常常可以看見他的足跡。侵略中國，是他夢寐以求的。九一八戰爭爆發，就是他大肆活動的機會，所以他一把陸軍省和外務省的意見調和以後，無論是軍事、政治、或經濟，他都喜歡過問，喜歡活動。因爲活動過于厲害，引起了政界和財界的一部分人的反感；但陸軍方面，却是很歡迎他的。海軍方面，也有人對他表示充分好感。

他生于明治十三年，現年五十六歲，原籍山形縣人。山形中學畢業後，入陸軍士官學校肄業。日俄戰爭當時，他在摩天嶺一帶，立有戰功。戰爭結束後，入陸軍大學肄業，成績很平凡；但他的手腕却很利害。畢業後歷任旅團長，航空隊總務部長，整備局長，軍務局長，陸軍省次官，和參謀長等職。現在担任朝

鮮軍司令官最近且晉升爲大將了。

他從少年時代起，就努力于精神修養，崇拜自己故鄉的英雄雲井龍雄。歡喜冒雪登山，練習勞苦。壯年的時候，愛讀佐藤信淵所著的國家理想論和上杉鷹山所著的國家經營論。另外喝酒和唱歌，都是他所喜歡的。但他因爲沒有兒子，所以不免常抑鬱不樂。

在目前中日戰爭和未來日蘇戰爭之中，他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人物。

## 板垣征四郎

這一次我軍在晉北平型關大捷，博得全國同胞的歡欣，因爲被八路軍與原有防軍聯合重重打擊了的敵人，正是敵中之頑敵，寇中之強寇。

在平型關受了莫大打擊的「頑敵」板垣師團（即廣島第五師團）是敵軍中最善戰的隊伍，自今年春間三月定期異動調板垣爲師團長，於蘆溝橋事件後增援開來華北後，即出動前線與我軍作戰，一因部隊有名，二因主將有名，所以板垣師團在日本方面簡直被頌爲「神兵」似的。

板垣師團這一支敵軍，其作戰力究竟「頑強」到怎樣地步，現在不必去談。倒是那位師團長板垣征四郎，提起他來的確是日本陸軍中一個「名物男」。所謂「名物男」者，是大有「誰不知曉的漢子」的意思；用俗語中的「寶貝」來譯意，也不算不適當。

却說這位中將板垣，他在日本新聞雜誌上最露臉的時候是在今年的二月初，那時宇垣內閣因被拒於軍部而流產，林銑十郎續拜大命，組閣本部爲了迎合軍部少壯派，特地把板垣提出來，要他擔任陸軍大臣。雖然結果沒有成爲事實，和他同時被提出的海相人選末次大將一樣落了選。但板垣在軍中的地位，實因此而大彰特彰，當時他任關東軍參謀長之職，論他的階級，不過中將；論他資望，是一後進，沒有做成陸相，就是因爲軍部的長老和首腦們覺得他還「不够」。在日本做陸軍大臣，必先要經過師團長的階段，他不曾於林內閣時越級而上，所以三月異動時，就趕緊將他從關東軍參謀長的地位，調任爲廣島第五師團長了。這是有意爲他闢昇遷之道的，因爲他還是被目爲「次期的陸相」。

板垣的鋒頭之所以能如是之健者，的確也有他「名望」的來由。第一，自九一八以後，他就背上「不可缺少人物」的「資格」，參與了偽滿「建國」工作表裏的一切活動；第二，他之能成爲日本軍中的「時代的人物」，不僅在他的「知滿洲」，而且是在他是知「把法制規約化，把舊來的陋習及其他的勢力澈底的擊破」；他的存在，「對於作爲突入到革新階段的日本政治之推進勢力的陸軍，爲絕對的要件」。一言以蔽之，他是一個代表的「革新」的最尖端的人物。

再說他的經歷——出身於日本岩戶縣盛岡，是「南部藩二十萬石家老」的兒子，一個大封建藩閥，大地主的後裔；有所謂「東北武士的血統，及其慍悍的精氣」。

他畢業於士官學校第十六期步兵科。他的同期同學中，另有所謂陸軍的「三隻鳥」：永田鐵山

小畑敏四郎和岡村寧次。但是，這以逸村俊子見稱的三人（都是中將）永田做了二·二六事件開祭的犧牲，小畑退為豫備役，岡村也祇做着平凡的第二師團長。反而是在學校時代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板垣，倒獨露頭角的現在，超出了那「三鳥」之上。

與板垣同為十六期生，又為陸軍大學的同期的，還有土肥原賢二與磯谷廉介這兩個在中國也頗知名的「寶貝」。這三個「寶」都是很早以前就到中國來當駐在武官的；他們都把「中國」當作為他們生涯的全部：吃中國，嗜中國，把中國人的血肉，在中國的土地上畫畫，把中國的河山當做他們文章內容的題材；「傑作」俱在，也不必細表。因此板垣與土肥原和磯谷，又被稱為十六期中「支那通」的「三鳥」了。特別是「滿洲國」之「孕婦」的土肥原，和「滿洲國」之「保姆」的板垣，更有「雙璧」之譽。

土肥原對於中國的態度，與曾為袁世凱顧問，奔走二十一條件的板西利八郎同一亞流，直爽爽的要併吞中國，板垣呢，心裏一樣要「懲膺」中國，口上却還來一套「理想主義」的「東亞民族大同」的口號。這是他略勝一籌的「聰明」處；日本帝國主義者代表羣中，叫唱「亞細亞主義」最費力的，莫過於這「雙璧」之一的板垣了。

在長期的中國生活之間，他的軍職，不過是從隊附到代理中隊長到大隊長而已。祇有一個很短的時間，他勤務於專管對華間諜工作的參謀本部的第二部。此外他完全生活在中國。民國十三年，他

以中國公使館附武官本莊少將的補佐官來北京，這是他「中國工作」成名的開始。據日本人方面吐露出來不能證實的消息：民國十五年張作霖的炸死，就是出於他和土肥原兩人一手所佈置和創造的；後來本莊任關東軍司令官，他也被招任爲關東軍的參謀。自是以後，中國東北的原野，就是他的活動天地。同時，以此爲基礎，和土肥原一起，闊步於日本的「軍人街道」中，並趾爭輝，不知超越過多少前輩，在這過程中，他糾結了日本少壯派軍人的勢力，及各右翼的政治團體，成爲一個中心的領袖者。並且儼然樹立了關東軍「獨立」政治思想的系統。真正關東軍司令官植田，不過做做板垣的傀儡。滿洲僞國的統治權，關東軍的統帥權，對華北工作的審決權，實際都受他的操縱。日本對華侵略政策，他是一個最有影響力量的發案人與執行人。

「支那通的三鳥」磯谷現任陸軍省軍務局長，佔據了陸軍中央部的權要；土肥原在奉天發了橫財，現在也沉默的當着師團長，等昇高官。唯有板垣，到最近以前，他始終是埋頭於「對滿——對華工作」。他爲人個性強韌而能實行，素習慣於咬舌的聽受別人的談話，而不傾吐自己的真意。去年三月一日就任關東軍參謀長時，曾發表過一篇題爲「滿洲建國之回顧」的演講，可算同是代表日本帝國主義大陸政策之新的標準的「理論」。如其我們把土肥原當作一個「軍事陰謀家」，則板垣應算得是「軍事陰謀家而兼策略的陰謀家」。他不僅對中國進行了無數的軍事陰謀與政治陰謀，他的鋒刃，同時是指向着日本國內，——指向着他本國內的國民大眾的。

七月七日蘆溝橋戰事爆燃之後，首先增調到華北來的，就是他所統率的這廣島第五師團。因爲他對於華北（中國）自負一切都瞭如指掌，無微不至，所以他又吹着那已爛熟了的「反共」的喇叭，滿想輕車熟路而來，把這些「鬼蓄的支那兵」給一個「萬無一憾的掃蕩」；不料平型一役，他竟兵折馬崩，「皇軍」竟被俘了那末多！他終於遭遇到「對頭」了，侵畧的日本軍閥之「寶貝」的人物——板垣這一「璧」，如今碰壁了。

## 土肥原賢二郎

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長土肥原賢二郎，也一躍而成遠東風雲中最活躍的一個角色了。他是日本侵華的急先鋒，他所領導的關東軍特務機關，便是侵略中國的一個大本營，在東北四省它控制漢奸，消滅中國民眾抗日運動；在華北，他製造種種破壞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的陰謀。目前也與其他的日本軍人一樣，竭誠盡忠的爲他們的帝國開闢疆土。在六年多來一篇血的歷史中，中國領土一省一省的失掉，而土肥原先生則由大佐升任了少將，現在又由少將晉級而爲中將了。每一次的重要事變和中國領土的變更，正是他得意的上進之階。

最初他是士官學校的學生，以後又進日本的陸軍大學。陸軍大學畢業之後不久，他即被派到中國，在北平受坂西利八郎的訓練。他的得有今日，完全是他對中國問題不息研究的結果。他在中國的

社會層中生活很久，不僅了解中國的社會情形，而且會說一口純熟的中國話。他說起中國話來，比他說日本話似乎還要好些。在日本軍部里，他是一位有數的「支那通」。

遠在一九二〇年以前，他便以「支那通」的資格在東北活動。他與板垣等關東軍的首腦部，主持瀋陽的特務機關，同時並任東北當局的顧問。自那時以後，中國北方的一切政治變動，他無不側身參預其間的。

第一次的奉直戰爭，他在幕後活動；第二次（一九二三年）的奉直戰爭，他也竭力援助奉方，把直系的領袖趕到江南。以後郭松齡倒戈，也是由他給奉方的幫助，消滅了郭氏的勢力。這時他在東北方成日本帝國主義操縱中國政局的主要代表人。

一九二六年以後，北伐軍的勢力向着長江進展，國民革命的潮流迷漫了整個中國。土肥原這時雖遠在東北，但他却竭力鼓吹奉直的合作，以便共同防「赤」。他斡旋於張吳之間，並向田中首相獻計，最初，他的策略一時未爲參謀本部採納，但不久，田中首相却接受這種建議策動了在北京舉行的奉直會議。

但是奉直的聯合陣線終經不起國民革命潮流的沖擊，不久以後，奉直軍閥都被革命軍打得東敗西竄。土肥原這時却在東北從事陰謀的活動。皇姑屯炸車的事件爆發，他被人們深深的懷疑，以爲這是由於他的主動。因爲這種關係，他在國內受着町野武馬等人的彈劾，而東北當局對他也是一個



敬而遠之的態度。

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了，土匪原以瀋陽特務機關長兼瀋陽市長而大肆活動。據說，九·一八事變時的一切陰謀，都是出於他的計劃。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中國的進攻，他也是立在這個進攻的最前線的。幾年以來，他策動着侵略蒙古和進攻華北，在冀東偽自治和華北五省偽獨立的風傳中，他是最有力的一個導演者。

因為他的這種「汗馬功勞」很快地被昇任少將，回日本任廣島的旅團長，但在目前日本積極對華進攻的時候，他這種人究竟是不可少的。去年五月後他又回任了他的原職，並一度赴華中，華南向中國各地當同游說，製造種種陰謀。隨後他又昇級中將，華北戰事爆發後，他與板垣一齊被任為師團長，馳騁于我的原野上，大做其殺人放火的勾當。

就軍部的派系來說，他不屬於荒木派，也不屬於統治派，他雖和宇垣系有些關係，但說他是宇垣派也不十分恰當。九·一八事變以來，寧說他和許多人是屬於關東軍的另一系統的。

不過，不管他是屬於那一系，但是日本帝國主義在目前却很需要這一位侵略的能手而我們中國的大眾，在慘痛的歷史中，自然也不能忘記這一位「非常的人物」的。